

杨 晔

浪漫一词经常闪现在各个角落,但我从来没有品味它的实质。偶尔想起浪漫,不过是风花雪月的情事,或是无病呻吟的矫情。

街面有家歌厅叫“浪漫贵族”。每当夜幕降临,大大的招牌闪着傲慢的灯光。有时就想也许浪漫就是贵族的事,而我们普通人只有匆匆的脚步,慢不下来,也浪不起来。后来“族”字的灯不亮了,于是夜幕下闪耀的更加招摇“浪漫贵”,我更坚定地认为浪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,与寻常百姓无关。再后来,“慢”字也坏掉了,一切就变得更加直白——“浪费”。我想的确如此,若要潇洒地浪起来必定花大把钱,的确很贵。

由于多年职业习惯,我走路如风,用餐神速。经常是身影在食堂掠过,等其他人再抬头,我已经用餐完毕,转眼不见人影。后来即使我不做原来的工作,也还是老样子,尽管我经常提醒自己,要学会从容慢下来。

那日清晨,我又要急急用餐。忽然想起时间不紧,提醒自己慢慢去吃。这时想起一个学生,如今在英国留学,她在空间里说“在泰晤士河边喝咖啡确实是一件浪漫的事”。泰晤士河畔,慢品咖啡,的确浪漫。但言外之意,或多或少除此之外,不再浪漫?

那不曾去过泰晤士河畔的人很多,他们浪漫了吗?

怎么忽然觉得,能稳稳当当地吃顿早餐也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情呢?抬头看看,食堂依然是从前样子,虽然走过十年,墙壁依然雪白,窗外,那颗年代久远的槐树虽然花期已过,但枝叶正值茂盛,就在此刻我还听见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啾啾鸟鸣。

我对自己的时间奢侈起来。我用很长时间去思考浪漫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,刹那间顿悟,其实我们经历的很多事情都很浪漫,只是不曾慢品回味。

我记起,那年游三峡。夜晚,我端坐在甲板的长椅上,抬头仰望繁星点点,侧目岸上灯火倒映在水里,被照亮的岸边的水宛若一条长龙依岸栖息。品尝着从船靠岸的地方买来的烤鱼,风味独特。爱人和一个广西人闲聊着。那个金黄头发的外国小伙在不远处安静地坐着,白天看的小说放在桌子上。想起白天我们用英语交流很久,最后他居然用标准的汉语说,其实我会说汉语的,然后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还有那个夜晚,白天喧闹的古镇仿佛睡去了一般的安静,坐在河边,远处的桥在灯光下若有若无,河水兀自流淌,轻轻地泛起哗哗的声音。我欣赏着青花瓷的茶壶的精巧,啜一口清茶,聆听着旁边的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子轻柔地吟唱苏州弹词。生活若此静美安妥,岂是一个浪漫了得。

油菜花盛开,带着幼犬去游玩,稍不留意,它倏地钻进油菜花地,在一个喷水的水管附近尽情打滚,我千呼万唤地,它才出来,浑身湿漉漉,眼神懵懵懂懂,这或许也是它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。

然而生活注定就是平凡,我们终究不能整日去那些浪漫的地方做浪漫的事情。如果只有游走在外就是浪漫,也许浪漫永远不在。而其实浪漫不一定是远游,更多时候,漫步芙蓉树下,远观若粉雪落枝,近行清香入脾。更多时候,暖一壶普洱,端详着琥珀色的茶汤,仿佛诉说茶马古道上也曾经浪漫的味道。

浪漫不一定是良辰美景,浪漫不一定是金钱奢侈,浪漫是生活的点点滴滴,浪漫是生活的慢品细酌。

浪就是极致的美好,慢就是淡泊心灵放慢脚步。极致的美好需要耐心地品味,经典的浪漫需要时光的打磨,但凡急躁起来,纵使最美好的世间之事也会大煞风景。

浪漫的事情是一次从容地等待,是一场慢品的过程,是一帧美好的回忆。浪漫无关金钱,浪漫无关美景,浪漫只是一种恬静的心情,浪漫只是一种人生的态度。



观朝鲜族长鼓舞

张庆和

长鼓 很长
长得望不见它的源头
只好用凝视问询来处
长鼓 很响
音波撞开了心灵的大门
聆听赴机遇出悉数点赞

敲起来 优雅地敲
鼓声 催促
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奔跑
跳起来 优美地跳
舞姿 引诱
惊异踏着我的专注舞蹈

一个个
似仙女下凡
边鼓边舞扯出道道彩虹
一声声
如天籁妙音
搅动河的波光江的浪涛

像云像雾又像风
如鼓如诉如雷鸣
鼓 传递欢乐
舞 演义祝福
携着鼓敲 敲着鼓舞
鼓舞了一个伟大民族

米丽宏

小雪来临,气温下降。此时,已入十月孟冬,“天气”上腾,“地气”下沉,天地不通,闭而成冬。寒,尚不足七分寒;但气息不通,便容易使人阴郁不畅。

曹植诗里也道:孟冬十月,阴气厉清。古籍里还说:“是月也,天子始裘。”古代天子帝王,率先用动物的皮毛把自己包裹起来了。身体是暖和了,可身体内部的小宇宙,还冷清着,所谓的暖了皮儿暖不了瓤儿。

小雪补冬,补嘴空。民间,讲究小雪时温补,把大地恩赐的温性好东西,吃进肚子,给五脏六腑提供暖暖和和的动力。由肠胃暖到全身,由全身再升腾到精神,暖得人从内到外一片亮堂堂。这就好比十月小阳春的太阳,穿过窗玻璃照进了室内,人生整个儿都暖融融的了。

小雪天,炖羊肉。是小雪节的一种得体和实在。

在我的老家,从立冬开始,一个冬天总要炖几

回羊肉的;年节里孝敬长辈,更少不了羊肉。这里地处南太行山下,七山二水一分田,大山的褶皱里,常有牧羊人甩着鞭子,驱赶着云朵一样的羊群游走。羊们,咀嚼那嫩生生的灰菜、泥胡、地米菜、曲曲菜……咀嚼得嘴角都被染绿了。野草里面,还有蒲公英、天南星、苍耳、荆芥、柴胡、知母、地黄……你以为中药多么玄吗?没有。它是羊群走过东山时,嘴里面还衔着的那一把把青绿影子。

青山、绿水、野草药,养大的羊,肉质细腻,没有腥膻异味。

我老家,居于邢州和赵州的交界处,先属赵州真定府,后辖于邢州顺德府,《顺德府志》里摩画的民风“男勤耕稼,女修织纡,急公后私,尚于周恤,燕赵慷慨之风犹存”,其间却不见游牧字样。有史家说,老家放牧的风习,来自南宋时期,女真族南下掠夺,满洲人征战,随身携带着炒面和牛羊干肉。一路辗转,驻扎,生活习惯彼此渗入交融。战争结束,炒面这种吃食、放牧这种风习,就驻在了我们北方的很多地区。

按照古说法,把公羊,叫“羖”;母羊,叫“羝”;阉



清风徐来

赵春青 画

母亲是佛

云朝清

《传家宝》一书中记载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:明朝年间,安徽太和有个青年叫杨嗣,幼年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长大成人,有感人生无常,立志学佛。他听说四川有位无际禅师是菩萨转世,遂辞别母亲,前往四川。

见到年逾古稀的无际禅师后,杨嗣说,他来寻佛,希望禅师给他明示佛在哪里。禅师沉迷好一会儿,对他说,你赶快回去,佛在你的家里。那个第一个披袈倒屣为你开门的人,就是佛。

杨嗣半信半疑,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一路上,他风餐露宿,日夜兼程,走了一个多月,直到家门口,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。

他懊丧地敲响了家门,此时已是深更半夜。

自儿子外出后,他母亲茶饭不香,夜不成寐。此时,听到儿子敲门的声音,母亲喜出望外,从床上爬起,来不及穿衣服,扯过被子披在肩上,倒穿着鞋子,出来给儿子开门。看到眼前的母亲,杨嗣想起无际禅师的话,恍然大悟。他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,扑通一声,跪倒在母亲的膝下。

这是散文开始不得不讲的故事。2019年9月,我的母亲静静地走完了她平平淡

欧 阳

前两天去一朋友家看他的“装置”。刚进艺术家卧榻所在的小区,就看到小区的马路边上,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临街的条凳上,觉得有些奇怪。

在我看来,冬日的初雪正在融化,微风巡游,那么冷的天,是不太适于室外静止安坐的。感觉奇怪的再一个原因,也是更主要的原因,是在我的想象中,只有闲杂人员聚集的小区,才有跳不动广场舞的长辈们热爱露天的凳子,而在“装置”艺术家身的高档小区,即便是没文化的人,也会因为财富的力量而显得很有修养的。想想看,北京漫天遍地的灰土,马路边的座椅焉能没有尘埃?

走在行车穿梭的路上,不能专心思考哲学问题,所以我就胡思乱想了这些个无聊的事。

进到大师的工作室,我把“装置”艺术品错当成他准备扔掉的垃圾了,好不尴尬,可艺术家完全不介意,非要我像个行家一样说道一下。“我真不懂,也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”听到这话,盯着作品的他回望了一下糊涂的我,眼神里不知道是疑惑还是满意,我估计是满意——说不出话来就对了。随后我们闲扯了半点钟,吃完外卖,闲扯又半点钟后我说了告辞的话。

羊叫“羝”;羊蝎子呢,是羊的脊梁骨。不论哪种羊,也不论羊身上哪一部分,羊性良善,羊肉温热,有味甘而不腻、性温而不燥的特性。中医说,吃羊肉,有暖中祛寒、温补气血、开胃健脾的功效。

在阴郁清冷的小雪时节,吃吃羊肉,抵抵风寒,补补身体,真是美事一桩。

选一个悠闲周末,我们选羊肉小三岔部位的长条肉一块,这个部位的肉,色泽娇艳绯红,有大理石般的纹理和柔润的质感。羊肉切红枣儿大小的肉块儿,入凉水里加热,初沸时撇去血沫。之后,将一块桂皮、几粒花椒、八角、干姜、桂皮入锅,也可以用一个小袋子盛装;葱也切几段,蒜也丢几瓣。有枸杞、枣子和山楂,也各来两粒好啦。

好吧,切萝卜块儿入锅,加盖儿。急火猛攻十分钟,文火慢煎十五分钟;大火转小火,慢慢熬煮,好听的声音——咕嘟,咕嘟,透出良辰风味。

这时节,你可以在厨房里,望望远,听听风声,还可以随手点开几段京戏;梅派的“贵妃醉酒”,听得人满心都是秋月旖旎;马连良的急板一段,上板就晃荡起满屋子的行云流水……

慢捻韶光,深情以往

积雪草

生病总会让人觉得沮丧,病中,难免心灰意冷,恋着床,不肯起来。听风,空洞混沌。听雨,缠绵悱恻。朋友来看我,她撇掉我身上的被子说:“别睡了!别睡了!都懒出毛病了!看看窗外,阳光温暖明媚,花草绿植被都在忙着生长,你躺在床上吗?一世韶光就这样被你睡掉了?”

我挣扎着爬起来,这一觉睡得可真长,睡了很多年,意犹未尽,就这样被朋友摇醒了。我不情愿地醒来,听她讲故事。

很久之前,认识的一个朋友,他是一个工程师,每天进进出出,忙忙碌碌,工作性质决定他经常出差,而且一走就是几个月,或者小半年。每次出差在外,他都放心不下家中的老母亲,不管身在哪里,每隔十天半拉月,他都会抽时间回家一次,给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洗澡,换换衣服,把老人家背到外面,晒晒太阳,看看光景,散散心,说说话。

他一直坚持做这件事,坚持了十年,中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,他都会想办法克服。老母亲过意不去,对他说:“儿呀,是妈拖累你了。”儿子笑笑说:“妈,别这样说,只要有您在,咱们这个家就一直在。不离不散,您老给了我一个家,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!”

母子情深。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愫是爱,而“爱”是深情的前奏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什么比深情更真、更美?所以,我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床上不肯起

要不有她这“佛”,他在批斗那会儿就早走了,多活出来的这20余年,都是母亲这“佛”带给他的。

说完这一切,父亲面朝母亲,双颊满泪,永远闭上了双眼。这时,在旁的母亲,早已成了个泪人。

父亲走后,母亲像变了个人似的,每天寡言少语。而且,似乎冥冥中,她要印证父亲生前说她是佛的话,她要我给她买些经书回来,说是要学佛。

母亲在饭桌上说出这个想法时,我笑了。要知道,母亲可是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文盲,但看她那坚毅的眼神,不容我不支持她。

我只好遵命。在众多的佛经书中,简单的《心经》是我最先买给母亲的,先是一段一段读给她听,后又一段一段教她认字。

《心经》260字,我先学后理解,再教母亲认知消化。慢慢地,我开悟了起来,母亲真如父亲生前所说,她乃佛也,是我之佛,是我们全家之佛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当兵那会儿,南方战事正紧,我随部队迎风迎雪向南开行。老山前线,作战条件艰苦,就连一线猫耳洞要喝的水,都全靠军工冒百米生死线、穿5公里暴露地段,用生命危险背上来。我把此事,通过书信告诉母亲,她大哭了好久。

有次天刚麻麻亮,母亲竟然挑着满满的两桶水去镇上邮电所,好说歹说地硬要让人家寄到我们阵地上来,弄得邮电所职工好一阵感动又好一阵苦恼。

现在想来,能做出上述之事的母亲,不正是儿子生命中的佛吗?

母亲常说:“学佛不能停留在嘴上,要在为人处事上,尽量与人方便,不能只顾自己。”

“无苦集灭道,无智亦无得,以无所得故……”

《心经》语言,母亲信手可拈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常说,人死如灯灭。如今母亲虽然走了,但她却像明灯一样永远照亮和激励着我。

这美丽的来自灵魂的吟唱,和厨房里愈来愈浓的肉香交织,物质的精神的,都如此丰足,真是叫人畅畅地,揣揣地,不知怎样安然享受这丰腴的幸福。

一个时辰悠然划过,撒几枝茱萸叶子,熄火盛汤,一人一碗。羊肉肥润,在齿间绵软香糯,以不屈的弹性释放着浑厚甘美的肉香;萝卜绵甜,好似深红色山岗上出沒的柔润小月亮。那汤呢,又浓又清的乳色,泛着袅袅白雾,好似梅派的旖旎马派的飘逸兼而有之了。

小雪时节最好的享受,就在这氤氲炊香里深藏不露,令你不敢相信,这是阴冷寒战的冬日感觉吗?

其实,在古代,小雪,是仪式感很隆重的节令。水开始结冰,地开始封冻,雉始准水变成了蛤蜊,彩虹消失不再出现。天子呢,要住在北向明堂的左侧室,乘坐黑色的车,车前驾着黑色的马,车上插着黑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,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,佩戴着黑色的饰玉。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,使用的器物宏大而致口。

这般仪式,倒是有着与天地声气相应的气氛,一派肃穆庄重甚至压抑。我诧异,为何古人不试着调和一下、添点亮色、吃点羊肉、温补身心呢?

小雪天,炖羊肉。那是多么旖旎温暖的美事呢。

来? 打开胸怀,张开五指,拼尽全力去生活,不辜负手中一点一滴的光阴。

一个人对另一个人,一朵花对另一朵花,一棵树对另一个树,一只鸟对另一只鸟,都曾有过这样的深情。老家曾有两棵树,狂风暴雨夜,一棵树被劈掉了半边,不久另外半边也寂寂死去。这本是平常的事情,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可是旁边的另外一棵树,一年后也悄悄死去,人们惊讶万分,不懂这是为什么。

记得老屋的廊檐下曾住过一对燕子,每日飞进飞出,用嘴泥衔含草,打算在檐下重建新家。忙碌了一段时间,新家尚且没有建成,其中的一只燕子不知道误食了什么东西,结果一命呜呼。另外一只燕子伤心难抑,不肯吃喝,不久也死去,留下半个尚未建成的巢穴。这一对燕子原本是打算在此生育女吧?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留下的半个家,不久也被风吹落了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?”草木动物尚且如此深情,更何况一个活生生的人呢? 深情是一个人内心世界里的大爱,是对生活的善念,是对众生的悲悯,是一杯醇香的酒,是一杯浓酽的茶,是自然界对万物的情怀,是绿意清凉,是花朵柔软。印度诗人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说:“世界以痛吻我,要我回报以歌。”无论生活怎样待你,哪怕以痛吻你,最终都会选择深情地活着,用歌声回报痛苦忧愤,用深情回报坎坷磨难,活成一团火,活成一束光,温暖和照亮周遭的世界。

慢捻韶光,深情以往,在前行的路上,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。

何处为故乡

安顺国

籍贯和祖国是同一个称谓,温馨致远
父亲少小离家,不识几字
也不会写自己的姓名,却知道方向
扛枪过江,一待三年
在硝烟中捡回了一条回家的路

你没有荣耀之感,一枚枚勋章
被塞进包袱,根本没有重归故里的机会
就远赴西部戈壁,成为一名石油工人了……
当务之急,是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差
托人修封家书,予家人报平安
证明活着,可以每月寄钱

撇下亲人,在迢迢千里之外
安放自己,心潮总是不平
一年,五年,难免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惯
那时,是苦,是累,还是……
我至今难以猜透

渐渐地,你迁徙如同换地方
简单,从容。带着妻儿
咀嚼冬夜,吐出光明
一步一步,靠近儿时的灯盏
尽管,记忆已是碎片
你也要爬向那里躺下,重拾乡音

路这边的我呆呆地看。虽然她是我的风景,但我好像不是她的,因为我身后后来了一老一小——他们正交谈着往处走。

老奶奶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,而小家伙的话我能懂,却不知道意思,叽哩哇啦的。奇怪的是,老幼之间对答有致,两人你来我去的有问有答,很轻松愉悦的样子。看着他们,我又想到了艺术家,也许他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对话,是非语义信息的沟通,可惜力有不逮,艺术家还不能顺利地与其“装置”对话,他可能希望我胡说一句,能对他有点启发。

据说幸福的生活都是一样的,高档社区和普通小区也是这样吧?不知道这几个阳光下的人幸福几何,但那个被拉着的小孩和他的祖母显然是幸福的——

他的一只小手握着姥姥(奶奶),另一只手甩动着,脚步轻快,阳光下的影子紧随着,和他们有说有笑地一起朝外面走去。

冬日午后的阳光下,这些个平淡的画面,好温暖。

